

中國
日本
蘇俄

戰時綜合叢書第二輯

獨立出版社印行

A 89
14.7
7.
347
2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戰時綜合叢書
第一輯

中國·日本·蘇俄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緒言

素以文物之邦見稱的中華古國，因為滿清時代，的政治腐敗，科學落後，迭受外患侵凌，以致國勢日衰，國土日蹙。俄國因地理上的毗連，在沙皇時代盛唱東進政策，向東尋求不凍港口，並在東三省樹立勢力範圍。但自一九〇五年以後，它在中國的力量完全被新興的日本所替代，東三省也從帝俄手裏轉移到日本的掌握中。在日本的大陸政策之下，中國是更快地被迫到死亡的路上去。

俄國自大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放棄了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以和平外交號召於世，對東三省的既得權利雖仍繼續維持，但因正在致全力於國內建設以謀鞏固國基，對外實無以武力與人衝突之意，所以它對日政策，不無容忍和讓步之處，以避免戰爭；同時歐洲又正在混亂，列強中如英法等在中國利權最深的國家無暇顧，日本軍閥看清了這個空隙，遂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積極侵佔中國，滿想趁此機會獨吞這一塊肥肉，不料它這種殘暴行為進迫不已，迫得中國民族站起來和它抗戰，準備以極大的犧牲，巨大代價，和他的敵人作生存的鬥爭，空前的遠東大戰的序幕，就從此揭開。

抗戰開始十月以來，我們雖又失了將這九省的土地，無數的人口和公私財產。但是十個月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中華民族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不但能戰，並且具有不惜任何代價抗戰到底的決心。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前線將士壯烈犧牲的精神，和各淪陷區域民衆不斷地英勇奮鬥的事實，已粉碎了日本軍閥

速戰速決的迷夢。魯南會戰的結果，更告訴日本軍閥，中國並不是和它理想那樣脆弱可以隨便宰割的，相反的，他已將日本帝國主義的泥足深深陷在泥潭中而無法自拔，戰事一天天地延長下去，中國固將蒙受相當的損失，而陷在泥淖裏的日本泥足，也將越陷越深直至沒頂而後已！

中國對日抗戰，蘇俄的態度怎樣？許多人在抗戰以前都還道想：1.日本會先進攻蘇俄；2.中日開戰蘇俄一定會出兵助華。可是這兩個假想，到現在止都還未成事實。

日本的確是在準備進攻蘇俄，但它是怕蘇俄阻撓它的侵華暴行而攻蘇，蘇俄如被克服，東亞再沒有可以與日本爭霸的國家，中國也就成為它的囊中物了。現在既已先下手為強在中國實行宰割，對蘇俄以不使它從旁阻撓為同的，它決不同時進攻中蘇兩國以分散力量。縱然為掠取西伯利亞日本有攻蘇的野心，它也一應要等征服了中國之後，再以全力攻俄，所以現在東北邊境上的備戰工作，在同前當不外乎警戒性質而已。

至於蘇俄的對華政策，當然與沙皇時代不同，但日本併吞了滿洲，蘇俄的東進政策不啻為所堵塞，同時日本親視外蒙，垂涎欠加爾湖，席捲東亞大陸的野心，更使蘇俄日夜不安，日蘇之難免一戰，僅是時間問題。今中國既已奮起抗敵，在蘇俄立場上看來，却正好替它削減了敵人的力量，日本對華多消耗一分實力，將來蘇俄就可以少用一分氣力，萬一日本竟被中國打敗，蘇俄更可毫不費力地解除了它的東方威脅，這對蘇俄是有利無弊的，所以目前的日本與蘇聯還祇是各顯其對立的姿態。

再從蘇俄本身來講，國內建設尚未完全成功，歐洲方面又有德國在橫衝直撞，時受威脅，外交處境非常困難，在處在這樣境地的蘇聯，對日作戰是有它考慮的原因的。但是中國如真到了快被日本滅亡時，那時蘇俄因為它自己的安全感受威脅，也許有出兵之一天。

然而蘇俄如能在此時出兵，到底是我們所歡迎的，不論是為中國，或是為蘇俄自己，其意義則一，

其粉碎日本軍閥獨霸東亞迷夢的功效亦相同。中國并非怕戰，并非不能戰，十個月抗戰的經驗和日本國內弱點不斷地暴露，我們也有的的確確可以獲勝的把握。所以中國的希望蘇俄的出兵，是希望蘇俄站在他自己的利害立場上打算，負起它所應的責任和實行與它本身有益的國策。因為：

第一、蘇俄是處於德日兩國東西夾擊之中，中國之抗日，不僅削弱了蘇俄的東方大敵，同時，因為有中國牽制着日本的大軍，使德國失却了幫手而不得不暫時放下攻蘇的野心，所以此次中國抗戰，在中國本身固然是為民族生存而戰，而在國際關係上看，實在含有保障蘇俄作前哨戰的意義。如果一昧坐視，則將來的日本，「控制了中國後的日本」利用中國豐富的人力物力加強其勢力，並聯合德國以對付蘇俄，那時蘇俄所感威脅必大於今日，故為蘇俄的安全計，在此對出兵攻日，實為上策。

第二、中國是以三民主義建國，蘇俄是以共產主義建國，兩者都是以特殊的政治制度出現於世界的新國家，兩種主義事實上並無衝突之處。又中國在革命建國經過中備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仇視，亦正與蘇俄過去取身受者同，故蘇俄與中國在現代國際舞台上正是兩體盛與共的國家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為要拆散中蘇關係，一再威脅誘惑，希和中國簽訂防共協定，共同進攻蘇俄而中國始終，不會妥協，中國對蘇俄的真摯的態度從此可以看出。再在另一方面講，蘇俄已與捷克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訂有互助條約，將來德如攻捷，蘇俄必將予以援助，蘇俄如能援助捷克，不能不援助中國了。

第三、中國自抗戰以來，世界各列強不斷予以同情和援助，尤其英美兩國對中國難民之捐款救濟，接濟軍火，抵制日貨等，反觀蘇俄似尚少切實行動，英美在中國固有相當利益，但萬一中國控制於日本，英美最多也不過喪失了一些既得「利益」，與他本國安危仍無關係。至於蘇俄則不僅在華利益將一掃而盡，而其本國安危亦將時時感受日本之威脅。

我們替蘇俄自己的利害打算，替蘇俄將來的國際地位打算，替蘇俄今後的安危着想，認為蘇俄都有趁機出兵與中國共同聯合撲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必要，克里姆宮的要人們想必深議及此了！

編者 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漢

目次

(一) 日蘇對峙和中國……………

1

一、對峙中的蘇俄與日本

二、日蘇糾紛與中國的關係

三、中日戰爭與蘇俄

(二) 日本的危機……………

17

四、日本的危機

五、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

六、日本的外交環境

七、日本能够征服中國嗎？

(三) 蘇俄怎樣對付中日戰爭……………

28

八、蘇俄對日的軍事準備

九、蘇俄按兵不動之國際環境

十、蘇俄的安內工作和對外政策

(四) 中國抗戰前途的觀察

十一、中國必勝論

十二、中國在繼續抗戰

討論大綱

50

51

(一) 日蘇對峙和中國

一 對峙中的蘇俄和日本

倘若你跟一個本色的日本軍官談話，談到半小時之久，你就沒有法子不理會到——蘇聯是他心目中的「第一公敵」。其實在任何一階級裏，除了少數過激份子或共產信徒之外，蘇聯是比其他任何一國更為猜疑，更為可惡的。

日本之所以如此猜恨俄國，當然有許多理由，歷史上的及現代的，精神上的及現實的。這就是俄國，日本有了一次最重大的戰爭，而這一次戰爭，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關國家之存亡。每一個中年人都還有一九零四——五年間的驚人動魄的回憶；有許多家庭中也都還想到旅順的戰中陣亡的子弟。

日俄之戰，到現在日本還把瀋陽大勝的一天，當做「陸軍紀念日」。日皇親自到明治神宮去祭祀亡將士。

日本與俄國，有歷史以來，從來不會有過友誼的結合；所以兩國間的仇恨從來沒有稍為軟化些。日本革新，俄國亦毫無何種幫助，不但不及英美，亦且不及德法。在日本，可以遇到從哈佛大學麻省工專的留美工程師或商人，也可以遇到從德國回來的陸軍軍官，或是從英國回來的海軍人員。友誼之所由來，及外交政策之所造成，有許多是這些有相當勢力的知識份子在外讀書時所薰染而成。極少數的留俄學生

都是共產份子，剛剛回國的時候就立被警察所逮捕，長禁在獄內。

少數的蘇聯人民，正和日本人在蘇聯境內一樣，都受日本警察的嚴密監視；而與他們有關的日本人也隨時有被警察作長時期的查問的際遇。

尤其是在「滿洲國」成立之後，地理上的關係更加重兩國的猜忌。滿洲插入西北利亞的中間像一個巨型的楔。蘇聯的國境三面包圍着滿洲。東面，烏蘇利河至東海之間，是蘇聯的沿海省份，以海參威為中心。北面，面對着無涯的西比利亞高原。西面，與西比利亞及外蒙古接壤。

從海參威到東京，相距僅七百英里強，一隊快速度的蘇聯轟炸機可以在三四小時之內降臨。日本的軍部的宣傳中就認為是最危險的空襲對象。在日本極北的一個小市鎮，曾有一次防空展覽會，一張地圖上插股一隻一隻的紅色燈泡，表示有空襲危險的地方及敵國空軍的出發點。中國也有幾處很近日本；但是紅燈泡最顯明的地方則是蘇聯。

蘇聯的遠東方面的紅軍可以說是東亞可以與日本對抗的唯一陸軍，在軍事學專家看來，甚且優於日本，這也是日本人心目中所認為大陸政策的唯一阻礙。

俄國，從帝俄而為蘇聯，並不會改進敵國的關係；因為日本的軍官及守舊的官吏都視共產主義為蛇蝎，在一個世仇的手裏加上一件新的武器。當我在滿洲及華北等處旅行的時候，我們遇到的日本軍官都十分注意共黨的宣傳，且認「赤禍」在高麗及滿洲都蔓延得很快，比日本本國來得厲害，這也許是壓迫民族主義太激烈的反響。共產主義是日本道德觀念的惡魔；不論是對天皇的信念，孝道，工業上的合夥習慣等等。

日本仇視蘇聯，而蘇聯亦仇視日本。在蘇聯的報紙上不是說日本是遠東蘇維埃的障礙，便說日本必被紅軍所覆滅。蘇聯的宣傳，不論在國內或是國外，都肯定：日本是德國的聯盟國，蘇聯的敵人。從前

蘇聯所舉發的叛徒大都是英法的奸細；在最近的「清黨案」中，頗有德日兩國的間諜的份子。

在這種兩相猜忌，兩相仇視的狀況下，蘇聯與「滿洲國」的邊境糾紛日見嚴重是不足異的。林銑十郎首相組閣時曾向議會報告：從一九三一年起，邊境糾紛的案子共有二千四百起，大部份都沒有解決。每天有一起以上。有許多糾紛是些小爭議；但是也有不少衝突含有雙方人民及軍士的傷亡。（「現代日本」雜誌上，曾有從一九三六年三月廿六日至四月九日的邊境衝突的札記，幾乎每天都有少數部隊開火的事的事實）在這種衝突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雙方俱不認本國的軍隊是錯誤或侵略的。在這種。第一，荒僻的境界上，雙方的報告都豈自己有理，也沒有第三者的觀察，當然必加重這類「事件」的複雜性，甚至於嚴結性。第二，凡是比較嚴重的衝突都在極江或極西的兩端上，足證這一類的衝突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的。

交界的地方，大部份是以三條大河，阿根河，黑龍江，烏蘇里河，為界；而所爭執的地點多在黑龍江上的幾個小島上，尤其是在烏蘇里河與黑龍江接筍處，一個三角礁上的島，頗有軍事重要性。日本倘若佔有這個島，便可以隸接炮轟伯力，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之集中點。

肯哥湖及西比利亞，滿洲，高麗交界之間，是一長條叢林。許多劃分國境的界石已經遺失或毀壞了。國防軍及巡邏士卒因之常起衝突。

在滿洲的極西邊境，貝爾河附近一帶，糾紛更為嚴重；因為在這一段上不僅有境界的爭奪，而且有政治上的意義。兩國都想統治在這區域內過牧野生活的蒙古人。

蒙古人，到了現在，有人估計，約為五百萬人，在四個主權管轄之下，在滿洲之西境，約有二百萬蒙古人。一百五十萬在中國，散處於察哈爾，綏遠，寧夏三省。七十五萬在外蒙古。其餘七十五萬則在唐奴烏梁海蒙古蘇維埃共和國，為蘇維埃聯邦之一，與外蒙古之東北相接壤。

有許多關東軍的軍官，都變成了蒙古問題的專家，能說蒙古話，熟諳蒙古的宗教及風俗。當然有許多日本軍官都想建設一大蒙古國，爲日本的保護國，將蘇聯的勢力驅出，代以喇嘛教的勢力而受日本的指揮。

但是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已經由紅軍的進展，在外蒙古，占有穩固的潛勢力，不願放棄。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史太林曾向美國新聞界宣言：如外蒙古受到侵略，蘇聯即採積極行動——於此更可證明蘇聯對於外蒙古的關心。

外蒙古，在蘇聯的勢力之外，當然與蘇聯是一個極有用的「走廊」，蘇聯的騎兵及機械化隊伍可以直接開入滿洲的西部。威曾駐紮滿洲北部的日本駐屯軍。如外蒙古一入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即使西比利亞一千英里的邊防立趨緊急的狀態中。日本，倘若在庫倫，外蒙古的都城，建築一空軍根據地，則西比利亞中部之新設鋼鐵及機器建築之大工廠即發生危險性。這一類工廠，在戰時中，必成爲軍需的大本營的。

日本的間諜在蒙古頗爲活動。一九三五——六年間，察哈爾曾有親日偽組織的成立。在一九三六年秋冬，日本又想在綏遠製造同一事變，但是被中國的突然的強烈抵抗而失敗，這固然也因爲日本的正式軍隊不肯加入作戰。

外蒙古，在過去，已證明非日本的軍隊所能輕易克復。在一九三五年，在滿洲里曾有兩次會議，談到滿蒙合作，但是俱歸失敗。

軍曾目睹其中一次的會議，雙方都有「提線者」主持主持一切。會議中止的理由是因爲外蒙古拒絕「滿洲國」派遣使者到庫倫去。

除了上述的衝突原素以外，蘇聯跟日本還有兩個利害衝突的經濟問題，日本人在西比利亞河道內的

捕魚權及日本在沙哈林島上北部之油礦權。

沙哈林島位於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之間，北部屬於蘇聯，東部屬於日本，實為兩國政治，經濟，及事的爭奪中心點。

在列強聯盟干涉蘇聯的時候，日本曾占據沙哈林之北部，海參威，及一部份之西北利亞東部。一部份因為美國的外交手段，一部份因為日本國內當時不贊成干涉主義，從一九二一年起日本逐步退出西北利亞，在一九二二年退出海參威。在一九二五年，沙哈林北部重歸蘇聯主權，當時作為兩國恢復邦交的條件之一。日本人所有的油礦及煤礦當時會有長期占有的協議。蘇聯立國以後，用種種政治手腕來排擠外國的投資事業，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實；沙哈林島上的日本投資事業也便不是例外。但是在一九三六的夏，蘇聯相當讓步，給予日本五年的專有權，至一九四一年，把從前種種的糾紛都一筆算清。日本希望五年能從沙哈林獲得五十萬噸油。這個數目雖僅等於日本全國需要量八分之一，然在日本也頗重視之。

日本的漁業為世界之冠。日本人不僅視魚為肉之代替品，而罐頭魚亦為日本輸出品大宗之一。日本漁人在西北利亞河內捕魚，在俄國未革命以前，即早已實行；撲茨茅斯的和約內且規定日本漁人在西北利亞的捕魚權。在近十年內，日本的捕魚權累次引起蘇聯的干涉。一九三三年，加拉罕——廣田會議曾把大部份的糾紛解決。當時規定以日金三一，五分作為一羅布；及停止拍賣魚的制度。這種辦法，在歐戰前，是相當公平的；但是自從蘇聯漁業國營後，日本漁人即處於不利的地位。

加拉罕——廣田協約原定有效期間為三年。續訂期限為八年，但是在一九三六年日德防共協定宣布後，蘇聯就拒絕續訂，迄未簽字。最後則續訂一年。

自日德防共協定宣布後，拒簽漁約不過是兩國間衝突之一而已；在蘇聯看來，防共協定即是日德對

蘇的軍事聯盟。蘇聯應輪給日本之生鐵亦立時突然停止。在海參威之日本僑民亦遭受不良待遇，靠海參威之日本商船也受到干涉。

日蘇衝突既然如此之繁步，敷衍性質的外交調和當然無濟於事，在一九三一——二年冬季，蘇聯曾向日本提議互不侵犯和約。日本政府，雖然極力宣言反對對蘇有任何侵略，却拒絕訂立和約。日本方面的發言人認爲：既有九國公約，日蘇兩國的不侵犯條約即屬莫須有之具文。又說，蘇聯既然想訂和約，可先將目前的種種糾紛先來解決了再說。最普通的論調爲：蘇聯既欲表示友誼，請先將西比利亞東部之軍事設備減少。但是，蘇聯的表示是不但不減少遠東方面的軍備，而且在每日增進中。

兩國，雖然時有派遣使命調解各種糾紛的提議，但是防共協定就够把所有的提議延期到無限的日期。

雖然有了長時期的衝突，雖然常有準備作戰的宣傳（莫斯科方面固然有，東京方面也有，在柏林的一個日本通訊員曾於一九三六年秋間，在「金鋼鑽」雜誌上發表過這樣話，「惟一對付蘇聯的辦法，這個人類的公敵，是驅之至北極的冰地！」）一九三七年的中日戰爭未必是日俄大戰重演的序幕。在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沿岸，一種以坦克車及刺刀作對壘的現狀是成立了。

從過去的事實上看來，邊境糾紛，甚至於有傷亡人命的情形，也並不是大戰的開始。倘若二千四百件糾紛案可以在五年內發生而並不作戰，那末在今年中再發生幾百椿糾紛也不過是互抗提議而已。

倘若想把蘇聯驅出西比利亞的東部至於貝加爾湖之外是日本政策之主要點，那末要實現這政策的最好機會已經錯過了。日本應該，在一九三二年強佔滿洲之後，最遲到一九三三年，就向蘇聯攻擊。在這時候，蘇聯在遠東方面的防禦設備尚未整齊，國內的士氣也軟弱，加以一九三二——三年冬之災荒。

到了現在，蘇聯的軍事及經濟上的地位大大增強了。在邊境上，駐有遠東國防軍二十五萬至三十

萬，均是紅軍中之精卒。這個數字大概是日本駐紮在滿洲的軍隊的一倍（關東軍的官方數字曾未發表過，據專家觀察，此項駐屯軍日見增加，現在十萬人以上）；況且蘇聯以坦克車及鐵甲車的質料及能力遠在日本之上。西比利亞——滿洲的蘇聯邊境上，凡是天然形勢易於攻擊的據點均已築了鋼骨水泥的防禦工程。橫貫西比利亞的鐵路已經鋪上了雙軌道路，從歐俄運輸軍隊，軍火，及軍需到遠東來即加倍迅速。更有甚者，在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可以希冀的農夫反抗運動到了現在也決不會在對外大戰時發生了，因為蘇聯國內的內部糾紛已經大部肅清了，工農方面的組織已經堅強了。

有一次，我曾與松井石根大將，作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當他未曾握有何種官職的時候。他承認；現時的日本陸軍在機械方面遠遠不及蘇聯，雖然日本兵士的勇於作戰的士氣足以抵抵任何的攻擊。他或其他的軍長官會批准一次輕舉妄動向蘇聯進攻的戰爭，這是不可相信的，雖然俄國及共黨都宣傳着是一椿可能的事變。（根據紐約外交政策研究會的統計，蘇聯的軍費居全球之冠，在一九三六年，軍備費估計為三十萬萬元美金，日本僅三萬萬元美金。這也許是蘇聯過甚宣傳，羅布的價價或有上下；但是蘇聯的真實軍力必遠勝日本，是毫無疑問的。蘇聯國內的大量天然原料，在日本戰爭中當然也應估計到。）蘇聯，在軍備大步邁進中，是否會向日本進攻？這是，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能的。蘇聯的軍備擴張一天，蘇聯的對日外交也堅硬一天，以邊境衝突來對付日本的惡意侵略；但是這還離大規模的作戰時期還相距甚遠。（譯者按；讀者請注意本文作時是在一九三七年）。

蘇聯有巨大的土地，也有豐富的資源，他沒有向日本進攻的動因。倘若蘇聯在遠東方面向日本進攻，必引起德國在西面的發動，這也是蘇聯政治家所顧慮的。況且，要有一個肯定的輕易的勝仗也是不甚可能的。

所以，日本「皇國」的北部邊境就在這兩相相峙的現象下苟存着；除非有一個新發生的現象才會打

破這個沉悶的局面。蘇聯或者產生一個拿破崙式的軍事野心家，或者日本的政權完全在少壯派的手中，那末日蘇衝突將在中國的境內爆發。

歐洲如有第二次大戰，遠東的兩大強國也必陷入漩渦；但這種可能性也很缺少的。

姑且認爲日蘇戰爭是爆發了，結果將是怎樣呢？一九〇四——五年之日俄戰爭的結果不能援爲例證了。日蘇兩國的物质上的進步都跟從前完全不同而語。歐戰中所發明的武器也把戰爭的工具革命了。在將來的戰場上必有一個新的鏡頭。

地理上接近戰場仍是日本占優勢的一點。西比利亞鐵路雖然已鋪了雙軌，日本的輸送軍隊及軍需的速度仍比蘇聯來得快，因爲蘇聯的主要工業及人口的中心點終是遠在歐俄。

講到供給及交通方面，滿洲也比西比利亞的東部來得更適宜。蘇聯，在近年，來竭力整頓及開發西比利亞的煤、鐵、金及森林，以建築新的工商業中心。但這還只有幾年的功夫，目下的農業及工業的出產還遠不及滿洲。在作戰的時候，日本又占着內圈作戰的便宜，蘇聯則在東西北三面居着外圈的地位。

不過在另一方面看來，武器的新穎，蘇聯是顯占上風。在空軍方面，尤爲懸殊。俄國人在天資上要比日人更適配於航空；蘇聯的航空事業要進步得多；人口集中的日本城市也比西比利亞的市鎮來得富有空襲的危險性。蘇聯的坦克車及機械化武器的優越，在前面已經述明。這也是蘇俄工業進步的結果。在天然資源方面，日本感覺得很貧乏，蘇聯却有大量的煤、鐵、錳及其他重要礦苗；蘇聯的農業已採用新式的機械農具，這種製造機械農具的工廠在戰時中即可改爲製造坦克車。蘇聯每年所製造的鋼、鐵、及機車的產額四倍於日本；在戰事延長的時候，日本必逐漸顯出她的弱點。

日本還有一個弱點，那就是隨時必需保衛後方。蘇聯是否暗裏幫助滿洲境內的義勇軍，雖無佐證，但是在戰爭發生後，蘇聯必積極從事於這一項工作，那是無疑問的。日本的高級軍部必需注意到橋，公

路，鐵道，軍需貯藏庫的保護，以防游擊戰術的攻擊。蘇聯方面的反動份子，在日下的情形，終比日本要缺少危險性。

蘇聯潛水艇的優越又是日本的弱點。蘇聯的海軍決不會像帝俄時代的海軍兜了一個大圈子來作戰。一大隊的潛水艇將從陸路運到海參威，襲擊日本跟大陸的交通。

兩國的士氣，在戰初，可俱認為在高漲度中。共產主義，跟法西斯主義一樣，對於黨徒的士氣都有相當的鍊鍛。蘇聯從有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復興。俄國的軍隊宣傳必較一九〇四年時大為兩樣。日本的軍人是崇奉格言式的。在沿革上，日本的軍官不許投降的。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之戰的時候，兩個日本軍官被捕，在淞滬協定回國時，即切腹自刎。日本軍人的國家主義的訓練也正像俄國兵士所受到共產主義黨一樣有堅強的信力。

倘若日蘇開戰，而無其他國家從上參加，雙方的實力是相等的。雙方俱不能自信有必勝的把握；這被是日蘇各取守勢的原素。戰爭的結果將會因其他國家的參加而定勝負。倘若蘇聯沒有同盟國，她必需東面對日，西面對德國及波蘭作戰，蘇俄當趨於敗北，將不僅放棄貝加爾湖一帶的土地，史太林也必將因之傾覆。（蘇維埃制度是否也被打倒則未敢斷言）從另一方面看來，倘若日本不能有與國，日本將不僅需對全蘇聯的實力對抗，她也必被英美所包圍，且也必受到復興後的中國的報復，島國的前途難有光明之途。

W. H. Shandelin (世界展堂二期) 桑榆譯

二 日蘇糾紛和中國之關係

日蘇衝突的起因，並非由於兩國間有何直接的不解宿怨。一個孤處三島，一個雄視大陸，在地形上